

卷五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孟子去齊

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是為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

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

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正義**曰前

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

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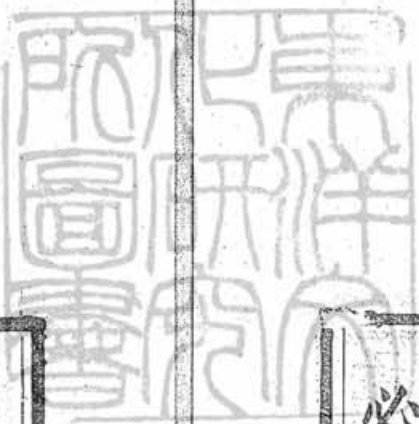
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

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按勸禮義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註分為下卷各有敘焉

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為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克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養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覲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覲勇果者也與

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我何為

畏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與乃能有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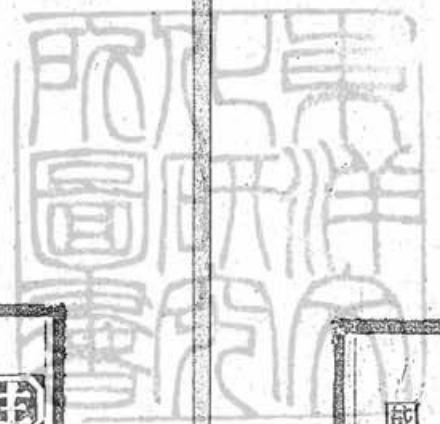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

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予男之

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

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滕文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

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往

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

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為

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

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

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諡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

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子復見

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

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

問邪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

孟子疏 卷之五 三

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颺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
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為畏之
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
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耳但有能為
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
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
誣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
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
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
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
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
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
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
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
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文
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

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
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
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諡以其能慈
惠愛民故以文為諡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
定王之名其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
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
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云成颺勇果
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颺之勇
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
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
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
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咎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

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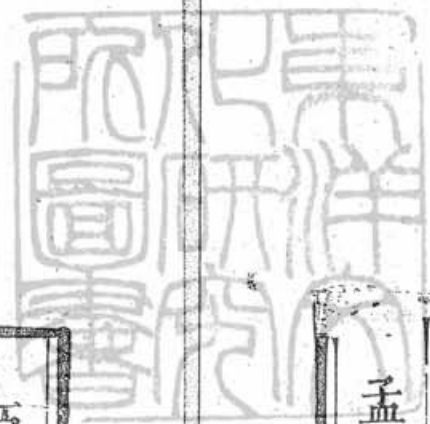
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

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飢麩粥也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

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

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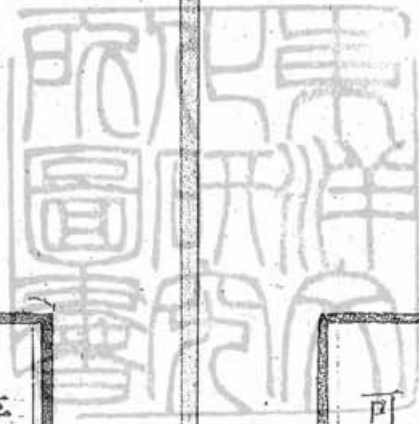
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

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

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國父
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
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
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國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

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
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國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
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國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國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



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禮記四方

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
行之高美也已禮記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

勳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
死也世子謂然友曰咎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

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為不
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犬故我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者孟
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鄉國問孟子以世子

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
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會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
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會子謂父母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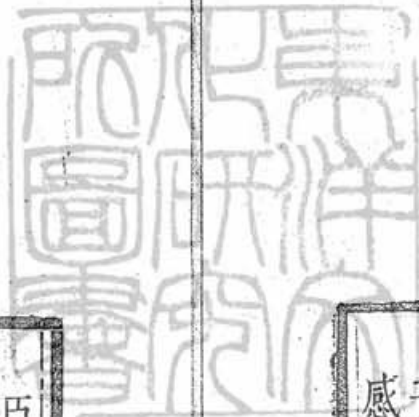
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
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躃踊哭泣哀以送

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禮如此則

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
學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其聞知之矣言嘗

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齊衰之服以麩粥之食凡
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

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已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



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歆糜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教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息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曾

子言矣。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

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

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

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

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

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

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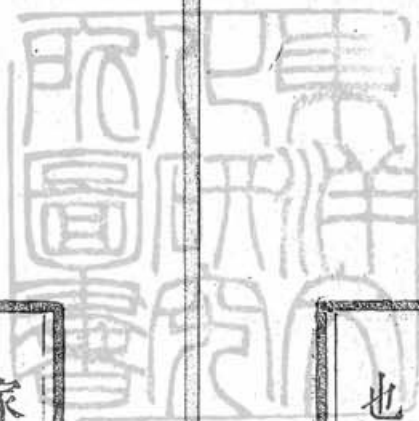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

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

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

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

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

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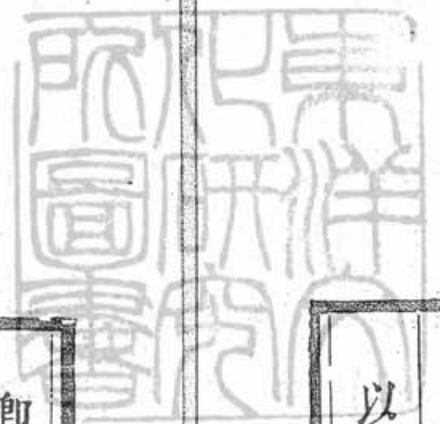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

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

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註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註古者諸侯



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註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註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

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

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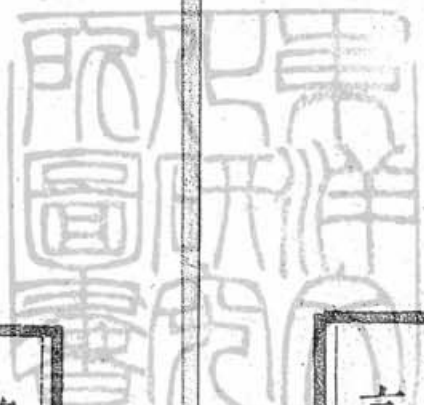
序者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是為王者師也註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

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註詩大雅文王之篇

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



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

國也使畢戰問井地註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

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

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註子

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

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

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

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國暴君殘虐之君汗吏貪吏也慢

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

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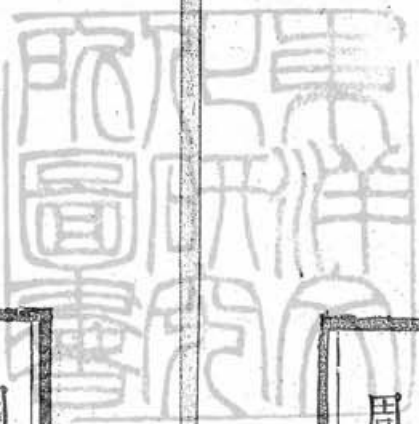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國褊小謂五十里也為

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九一者井田以

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

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



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

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

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國古

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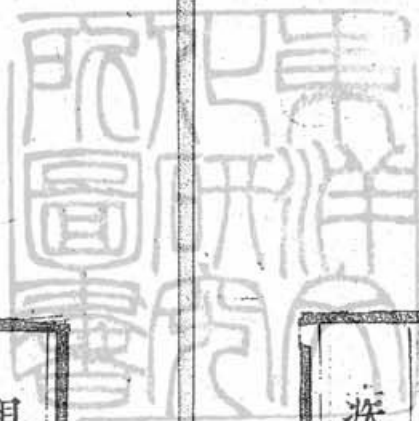
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言緇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

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

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
 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
 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
 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徙謂受
 土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
 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
 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
 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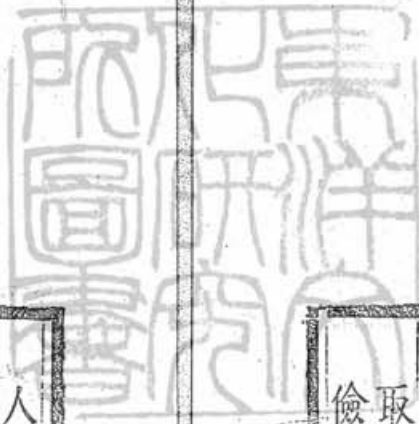


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
 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
 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
 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
 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

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正

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救
 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
 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
 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
 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邠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
 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絢絞索也晝日中也
 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
 春事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
 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
 焉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
 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為齊宣
 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為
 答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
 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
 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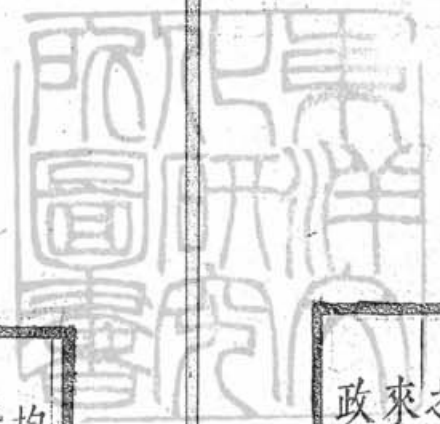
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
 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
 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
 之財賄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博施
 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
 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
 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
 已夏后氏五十畝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而
 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
 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
 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也但借民力而
 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
 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
 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龍
 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

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
 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歲
 之中以為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
 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
 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
 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
 米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為暴虐則以寡取之凶
 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之意也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
 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為下民
 之父使民盼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
 瞻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
 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
 此安更可在上為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為民父
 母矣以其為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



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
 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
 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
 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
 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
 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
 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為有公田如貢徹則非
 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
 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為庠序學校
 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
 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又當開設為之
 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至是為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
 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而校者所以
 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
 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

謂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莫之皆所以於此而明
 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
 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師
 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
 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
 之篇文也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受
 王命復修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
 但能力行如此而修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
 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
 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
 貢賦救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
 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
 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
 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
 政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



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云
 穀祿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此故暴虐之君汗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
 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汗吏也故如
 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
 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
 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
 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野人
 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
 其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
 野人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
 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
 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
 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各其潔而供祭祀之
 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墾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為同鄉之田其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為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於其中抽百畝為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八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其耕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以為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為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為子也

詩 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



宵夜也綯綯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

臣 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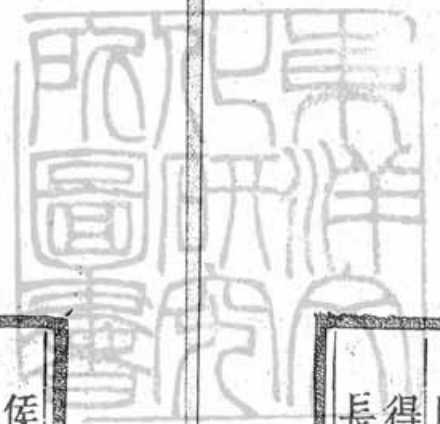
詩 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攸 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敘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

大雅 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永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註云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

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
 一是一之謂井牧管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
 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
 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
周禮曰鄭司農云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
 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
 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
 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
 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
 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
 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
 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
 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
 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



侯係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牧族者
 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
 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藪亦有虞
 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
 大宰之職有
 是以掌之也

孟子疏解經卷第五上終

具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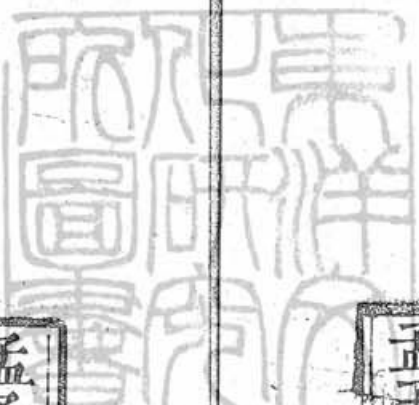
注

神農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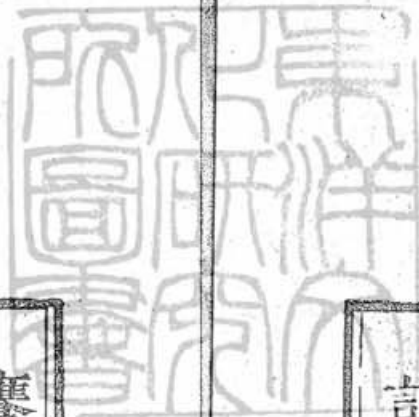
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注

文



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
 捆猶叩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
 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
 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
 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棄陳
 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陳相
 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



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
 也惡得賢陳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竝耕而

各自食其力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
 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
 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
 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陳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陳相曰然許

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孟子曰許子自

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陳相曰不自織布

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泉衣也一
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孟子問相冠乎曰冠相

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

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

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自

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

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

用之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曰

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

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

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

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

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竊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

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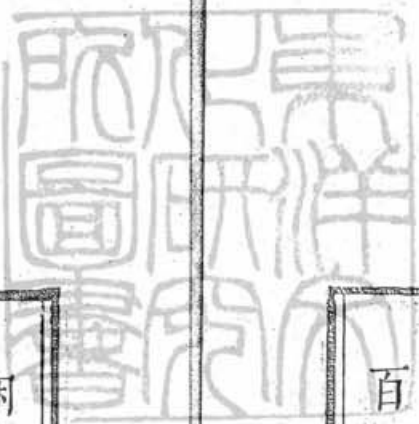
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

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

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



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

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

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

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

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

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
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
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
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益
疏通也滄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
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



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益棄為后
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
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益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
夫婦弟兄兄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

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

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

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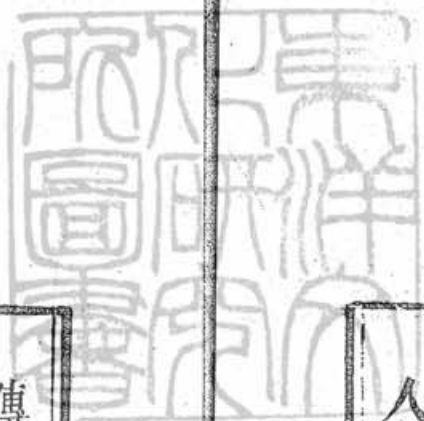
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

百畝不易治為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



傳與人尚為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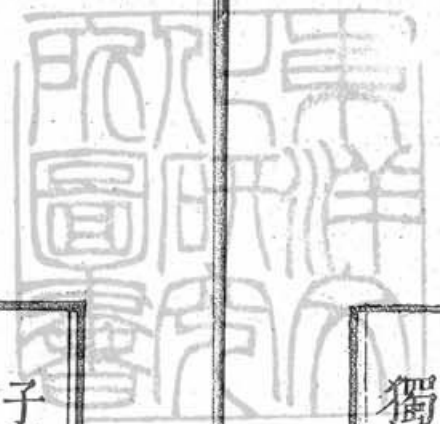
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

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

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
 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
 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
 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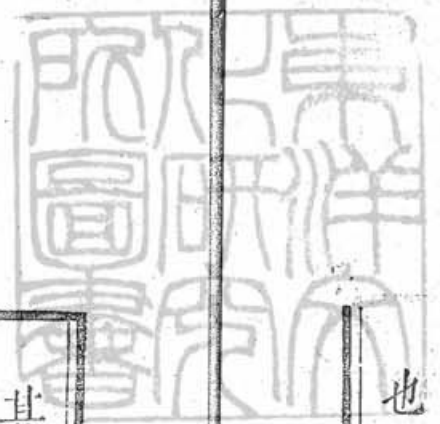
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
 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
 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
 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會子不肯以
 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
 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
 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

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與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于幽谷者註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
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
動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
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
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
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註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

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
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
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
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
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註陳相復爲孟子言
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僞詐
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

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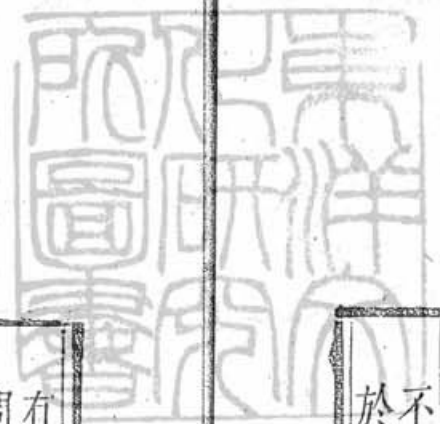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



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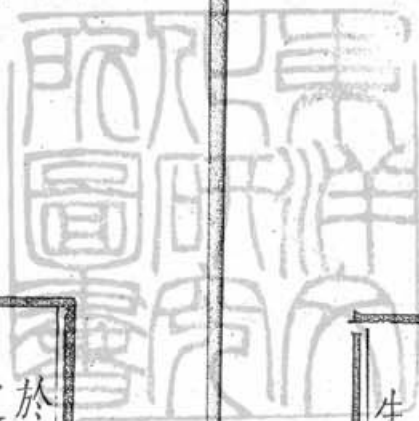
有為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塵而為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塵居之以為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公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採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良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

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賢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饗殮而兼治政事朝食曰饗夕曰殮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著乎曰否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為衣以其即著臬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為之爾素烏也曰自織之與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為冠其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為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為而不自織為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為之也以其自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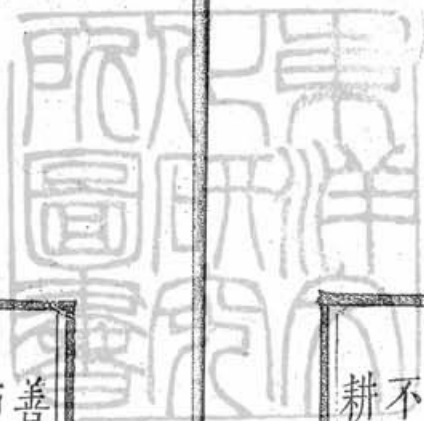
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耨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耨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子用之也自為之與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為釜甑炊食鐵耨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為許子不自為也以為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為病厲其農夫哉陶冶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為之陶冶皆取其官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為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與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謂百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之與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為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為政事以治天下與陳相及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為備

其如必皆用自為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
 之人以羸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
 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
 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
 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說為尚所以亡羸困
 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不若此
 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文
 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
 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
 以見治於上上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
 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
 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
 者也上之人君為言也下之人民為言也以此推之
 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
 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
 下猶尚未平是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徧
 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
 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豐登禽獸亦偪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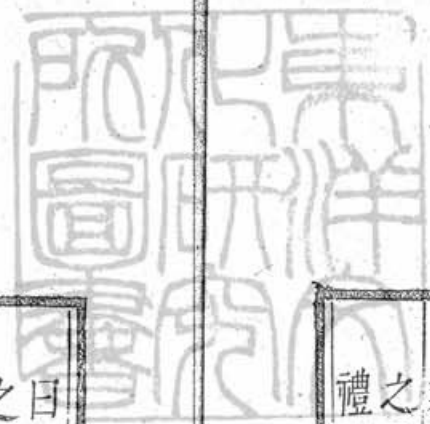
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
 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
 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
 又至使契為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
 舉用乃使伯益為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煩盛乃
 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
 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濬治濟漯之水而流注滄海
 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斟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滄海
 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
 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
 鈎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潯陽地記有云一
 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箇
 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峽江是也然
 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
 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
 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
 穡種樹藝植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
 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斂曰穡也人之於

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敘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來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匡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直為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為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為民之憂舜既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為輔則亦為已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恐為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以已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為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為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與其人尚以為易也為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為君也惟上天之為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為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堯舜帝所以治天下豈為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

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
竝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謂之云耳吾聞
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善變矣者
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其
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
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
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
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
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
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
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日
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
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面而哭乃至
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
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
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
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
禮旦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



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
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
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
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
子之死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嚮而哭
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
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息乃強曾子同以
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
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
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爲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
故以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
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爲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
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至爲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馱舌之惡
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
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
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

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闕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荆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誠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擊之今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為不善變更者矣蓋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膺擊之一則但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為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為美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二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市無二價也故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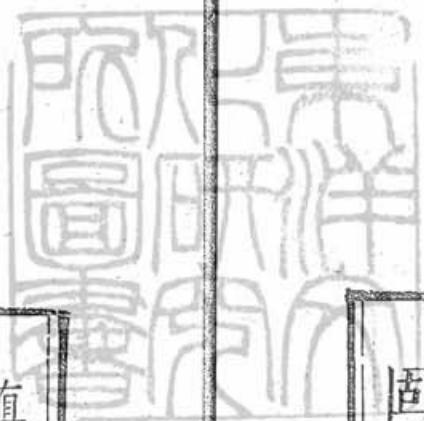
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大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為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屨而賣之而大屨豈為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驅率而作詐偽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義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編泉韞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祝融是為火正故也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啟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

釋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世之功化也**釋**壇孔子冢上祭祀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甕檀之樹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釋**魯頌闕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釋**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釋**我常願見之今



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

來他日又求見孟子**釋**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

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

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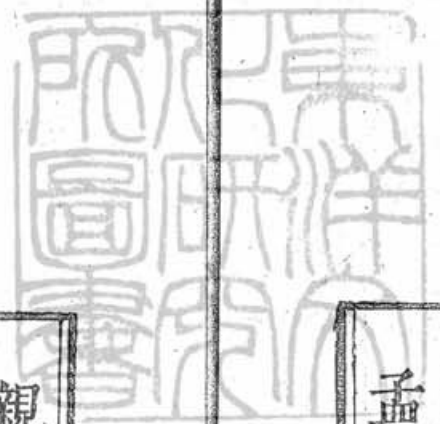
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釋**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

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

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係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註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註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

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

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

以此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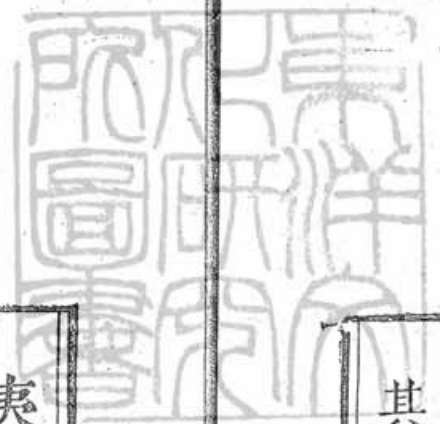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註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由今夷子以他人

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註上世未

制禮之時，齷路傍坑，齷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齷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國嘬相共食之也。頰，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舌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國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

莽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國墨者

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

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

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墨家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

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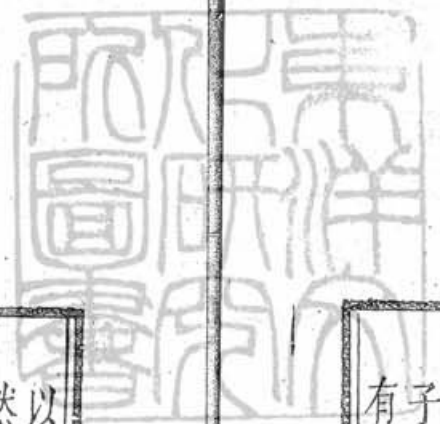
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

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

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為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

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為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以告之。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為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赤子。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為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為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為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為愛無差等。是夷子信



以為人親愛其兄之子。為若親愛其鄰室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為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况之。而遂以為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為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嘬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泚泚然。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而慙也。故

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藁裡籠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

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為間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疏 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在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飧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容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